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布阿吉尔贝尔选集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布阿吉尔贝尔选集

伍纯武　梁守锵 译

商 務 印 書 館

1984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布阿吉尔贝尔选集

伍纯武　梁守锵 译

商务印书馆
1984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布阿吉尔贝尔选集

伍纯武 梁守锵 译

商务印书馆

1984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布阿吉尔贝尔选集

伍纯武　梁守锵 译

商务印书馆

1984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布阿吉尔贝尔选集

伍纯武　梁守锵 译

商務印書館

1984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布阿吉尔贝尔选集

伍纯武　梁守锵 译

商务印书馆
1984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布阿吉尔贝尔选集

伍纯武　梁守锵 译

商务印书馆

1984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布阿吉尔贝尔选集

伍纯武　梁守锵 译

商務印書館

1984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布阿吉尔贝尔选集

伍纯武　梁守锵 译

商務印書館

1984年·北京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1]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第 44 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1]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1]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1]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1]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第 44 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1]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1]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1]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第 44 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1]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第 44 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1]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1]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1]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1]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1]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1]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第 44 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1]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第 44 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1]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1]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第 44 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1]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1]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1]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第 44 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1]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第 44 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1]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第 44 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第 44 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第 44 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第 44 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 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4页。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布阿吉尔贝尔选集

伍纯武　梁守锵 译

商務印書館
1984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布阿吉尔贝尔选集

伍纯武　梁守锵 译

商務印書館
1984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布阿吉尔贝尔选集

伍纯武　梁守锵 译

商務印書館
1984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布阿吉尔贝尔选集

伍纯武　梁守锵 译

商務印書館
1984年·北京